

知否知否？应是海棠依旧

□张洁琼

晃眼又是春暖花开之时，也到了樱梅桃李杏梨棠分不清的季节。毕竟它们都是蔷薇科的木本植物，是有“血缘”的亲戚。要分清它们确实有些难度。更不要说具体细分到樱花是哪个品种，而海棠又是什么海棠。

杭城的春天似乎比岛城来得更快些。岛城的海棠才刚结出花苞，杭城的已经迫不及待地噼里啪啦绽放起来。前两天，有老友在太子湾踏春，惊喜地发现了几株开花的海棠。于是她兴致勃勃地发到微信群里让我们辨别是什么品种的海棠。

我对海棠的最早认识来源于苏东坡。东坡有首小诗《海棠》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东坡的诗明确告诉我们，海棠的花期是春天，花开时花香颇浓。

前几年，爱花的朋友送了我一盆贴梗海棠。这一盆海棠被我养护得不错，每年暮春总是如约盛开。花开时，花径酒盅大小，红花秾丽，俏生生地在枝头绽放，让人不由得心生怜爱。东坡说“故烧高烛照红妆”诚不欺人。但贴梗海棠确实是花如其名，花朵紧紧贴着花枝，显得没有一点儿“脖子”，确实缺了点绰约的风姿。至于香味，凑近了闻似乎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淡香，东坡所描述的“香雾空蒙”是远远达不到的。

那是东坡对海棠的香味描写得过于夸张了吗？毕竟作家张爱玲曾感慨人生有三恨：“一恨鲋鱼多刺，二恨海棠无香，三恨红楼梦未完。”在爱玲眼中，海棠是无香的。所以海棠到底是有香还是无香呢？其实他们两人都没说错。海棠品种极多，有西府海棠、垂丝海棠、贴梗海棠、木瓜海棠等等。品种不同，香气自然也有差别。



据我揣测，东坡诗中香气颇浓的海棠应该是西府海棠，而爱玲口中无香的海棠则应该是垂丝海棠。据资料介绍，西府海棠的西府指的是陕西凤翔府。凤翔府就是现在陕西宝鸡这一带。当地盛产西府海棠，如今宝鸡市的市花就是西府海棠。西府海棠喜光，耐寒耐旱，适合北方栽种。所以山东大妮李清

照《如梦令》里绿肥红瘦的海棠，大概率就是西府海棠了。

西府海棠有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有香味。初闻似茉莉的清香，再闻则有皂角的清冽。去年四月，我的一位忘年交在北京短住。北京市区的名胜古迹她早已经游了几遍，于是她试着去周边走走。四月中下旬的

北京，她在潭柘寺错过了四百年树龄的二乔紫玉兰的花期，却在伽蓝殿边邂逅了一株盛开的西府海棠。

潭柘寺的古海棠开得极盛，站在海棠树底下，抬头满目是红粉相间的海棠花。花蕾深粉似胭脂点点，花朵浅粉像云霞漫天。一阵微风吹来，树枝摇曳，落英缤纷。鼻尖则是类似茉莉花的清香。她说，那个瞬间她忽然理解了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所描述的那株海棠：“那一边乃是一棵西府海棠，其势若伞，丝垂翠缕，葩吐丹砂。”一树亭亭，花叶争春，令人拊掌叫好。

垂丝海棠则花丝下垂，花开朝下，名字由此而来。但仅凭这个来分辨垂丝海棠，我是闹过笑话的。西府海棠开到极盛时，有些花头也会因为重力自然下垂。但垂丝海棠的花梗极长，呈紫红色，而西府海棠的花梗显得短粗些，呈碧绿色。最重要的是，垂丝海棠是没有任何香气的。因其爱温暖湿润环境，垂丝海棠多栽种在南方。这就很好解释了，长期生活在上海、寓居过几年香港的爱玲会认为海棠是无香的。她见过的海棠应该就是垂丝海棠了。

周恩来总理百花之中最爱海棠。据他侄孙回忆，因为看到了海棠盛开的院落，周总理选择了西花厅做为他办公和生活的寓所。在西花厅的二十六年里，周恩来总理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并肩欣赏了二十六次的花开花谢。而海棠树也见证了一对伟人忠贞不渝的爱情。花下树前，斯人已逝，但海棠依旧。

春天的花远远不止海棠。桃李芬芳，杏李争春，樱花缤纷，就连草地上蓝艳艳的阿拉伯婆婆纳，也是那么热烈鲜活。春天，在花前驻足识花谈天，在树下感受清朗的微风，在公园长椅慵懒地晒个太阳，都是让人心生愉快的事。且让我们去踏青赏花，享受美好的春光吧。

生命的旅程

□木兰花

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的三月。窗外的清晨，一声清脆的鸟鸣打破了寂静，仿佛是大自然的晨钟暮鼓，告知着万物的苏醒。我望去，只见两只燕子停在电线杆上，宛如早春的信使，带来了春天的问候。

燕子是春天的使者，每一年迎接燕子像是一种固定的仪式，我都能和它们说上半天彼此都听不懂的言语。许久未见，思念和远方自然成了我与之对话的主题……我甚至以为它们同样以欢愉的呢喃之音来回应我的惊喜。

等我们相互有了温情的诉说之后，燕子就兴奋地停留在屋檐下的巢沿，细细打量着这个温暖的小巢——它们久违的家。我凝视着这两只归来的燕子，它们瘦得让人心疼，不知道这一路它们经历了怎么样的颠沛流离，才能换得今日的平安抵达。

据说，北京雨燕南归的路线图，从北京出发，经河北、内蒙古、新疆到达中亚地

区，南下伊朗等诸多国家，闯过红海到非洲，沿着非洲大陆一路南下抵达南非。在这个漫长的迁徙过程中，北京雨燕穿越亚洲和非洲35个国家，全程大约飞行2.5万公里。

想想真的是不可思议，雨燕跨越山河万里，只为度过一个暖冬。我不知道我们家的燕子飞向何方过冬？它们又是如何准确无误地返回到老巢的？

我以为燕子南归所谓的南方就是国内的最南端，如此惊人而漫长的迁徙之路，那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命体验呢？当春寒料峭之时，它们早已从异乡的远方启程了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，穿越无边的山峦河流，飞过浩瀚无垠的大海，不惧怕恶劣的暴风雨，也不畏艰难险阻，日夜兼程，只为了能早日回到故乡繁衍生息。

当然，燕子的迁徙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每年初秋，正是台风肆虐的季节，燕

子引领着一窝伶俐的小燕子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的路途。待到春暖花开时，却不见了那几只幼小的精灵。我无法想象这一个个小生命是否从天空陨落，烟灭于大漠戈壁、海浪岛礁；又或许是经过一冬历练，它们早已成长成我不认得的模样……在向远方的奔赴中，秋去春来，千山万水，这漫漫征程，究竟有多少悲壮的故事，却无人能知晓。

时序更迭，燕子如约而至，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。渺小的燕子用坚毅的双翅，从来处来到去处去。它们从晨曦到黄昏，从田间到旷野，穿梭在凄风冷雨中，翱翔于蔚蓝碧空间，如天地的舞者，书写着生命的诗篇。

燕子归巢，是一种生命的轮回，也是一种生命的传承。

此刻，我望着飞舞的燕子，心中充满了敬意和感激。感谢它们带来春天的问候，感谢它们用爱 and 力量诠释了生命的坚韧与美丽。

愿我们都能像燕子一样，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，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行走在长岗山大竹海

□阿能

春天的第一缕馨香
从鸭蛋岭上挂下
沿着幽静的东湾，云廊十里大竹海
沁人心脾，陶醉了竹林里婉转的小鸟

日照泉含着阳光，喷涌在竹林缝隙
雾霭渐渐退去，清韵滴露
晶莹剔透，在微风中摇曳成阵阵珍珠雨

心，冬眠了整整一个季候
随着脚步声开始萌动
竹笋冒出地心，吱呀呀地拔节
满目翡翠中，一不小心撞破了苍穹

有一滴雨露
洒落在敞开的心扉上
神清气爽，令人心颤
渴盼已久的梦想
就是在这
行走的季节里孕育

海边絮语

□望川

昏暗的灯光濡湿了书签
曾经咀嚼过的文字已经蜷曲而萎黄
记忆中那些有风的日子
随同波浪一起退去
轰然有声……

颂扬的歌声坍塌成断壁残垣
往事沉淀成额头的年轮
扬帆远航的日子已然锈迹斑斑
而年轻的记忆依然
坐看潮起潮落的风景

有童稚的声音横空而来
孩子，你的字典里还有竖排的文字么？
热情和荣耀如霞光般消退
我们已经淡忘书柜里的某些文字
抚摸上个世纪的朦胧圣典
睡意顿时沾湿浓迹重重的夜空

保安老俞

□纳捷

之前也并不知道他姓什么，只是几天不见他熟悉的身影，吃早饭的时候我问保安阿晓，那位有点腿疾的师傅呢，有日子没见了。俞师傅啊，他不做了，确切地说是他的身体不允许，因为腿疾。阿晓特意强调，他内心是想做的，因再过两年才能拿退休工资，他家里条件也不咋滴。想到以后在单位里再也见不到俞师傅，又不是顺利退休，这让我感到遗憾和无奈，因为他确实是一名好保安。

九年前，我们单位搬进新大楼，大楼的管理外包给物业公司，老俞是物业公司的员工。老俞平时话不多，因他夜班上得多，我们熟识他也比其他人晚。

据说老俞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，我们单位后勤主管是质疑过的，脚有点跛，能胜任这份工作吗？主任，老俞工作很细致，您先用用看，实在不好再辞不迟。从此老俞被安排专上夜班，下午4时到第二天早上8时，上一天休一天，所以我们只在下班前和晚上加班或者周末来单位的时候见到他。当然老俞的跛足是很轻微的，像

我这样的粗心佬不告诉我其实并不会太会注意到。

老俞果然没有让人失望，他是物业公司派来所有保安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位。只要是老俞当班，下班时刻，他总会等候在一楼大厅靠近快递间的那边，看着大楼两边下楼的同事，逐个提醒“张科长有你快递”“小林记得拿快递”……快递多的时候，他还会过来帮忙一起找，或者准确告诉放快递的位置，“在第二层的中间”“在最下面一格”……

这并不是他的分内事，他完全可以和别人一样，看着我们下班，或者准备他自己的晚饭，打饭吃饭。可他花时间去整理那些快递，在心里记住谁的物件到了，摆放在哪个位置，并等候在那里逐个提醒我们。看起来容易的一件事，背后是他做足的功课，日复一日。逢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，快递如山，他照记不误，一个个分类、合并，通知到位。

这样一件细微的小事，让我感觉他跟别人的不同。同样的岗位同样的工资，只

有他在做这件事。对于这样一位用心的大哥，每次看到他，我心头便增添了几分温暖，总是微笑着叫他一声“保安阿哥”，也没刻意去问他姓什么。

公司规定夜班是晚11时睡觉的，但遇台风天或某位同志加个夜班超11时来单位或离开单位，老俞从不抱怨，等候着我们离开他才关门入睡。

据说老俞在当保安之前是海员，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就干了保安。他脚跛是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，这次是腿关节的问题，医生建议制动休养。在家休养了十来天后无好转，只能休息连保安也干不了了。据说老俞的女儿是名校毕业的，已在上海安家了。老俞唯一的遗憾是他离拿退休工资还有两年，却不得不病休在家，余下这两年的社保要自己交了……

我虽帮不了他什么，只能像很多人一样记得他，在我们找快递的时候，在某个晚上来单位的时候想起这平凡而可敬的俞师傅。